



青春像 个地雷阵

李臻/著

四川出版集团·天地出版社

主 青 春 自 像 个 地 雷 阵



李 臻/著

四川出版集团·天地出版社

2005.1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春像个地雷阵 / 李臻著. — 成都: 天地出版社,
2005

ISBN 7-80624-915-X/I · 108

I. 青... II. 李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11096 号

QINGCHUN XIANG GE DILEI ZHEN

青 春 像 个 地 雷 阵

作 者: 李 臻

出 品 人: 蓝明春

策划组稿: 王 欣

责任编辑: 莫晓虹

装帧设计: 黄 蕾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·天地出版社
(成都市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: 610012)

网 址 <http://www.tdph.net>

电子邮箱 TianDicbs@vip.163.com

经 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省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开 本 850 × 1168mm 1/32

印 张 8

字 数 150 千

定 价 18.00 元

书 号 ISBN 7-80624-915-X/I · 108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

举报电话: (028) 86666810 (发行部) 86715665 (总编室)

比 喻

有人说过，人生就像一座桥，哪段没搭好都会掉进河里。

我常常怀疑自己是造桥的原料——一根竹子。那些轮廓清晰的竹结，见证了我成长的一个个瞬间。除此之外，我的生活笔直光滑，缺乏内涵。

然而竹子总是要长大的。经过一段无聊的等待，它会莫名其妙地多出一个结，证明生命有所建树，同时也残忍地隔断了从前。有时候我讨厌这种成长方式，我想继续某种生活，好比中学的日子，好比大学的日子，好比创业的日子，诸如此类，一旦稳定，最好到老。生活常识却告诉我们，一根几米长的竹子，如果没有那许许多多的结，只剩下中空的一节，将是何等脆弱。所以我渐渐学会了承认，学会了在平静中等待新的竹结长出来，这样的话，新的局面才能被肯定，我才能在日复一日的空虚中，等待下一个竹结。

多年来，不断有人试图告诉我类似的道理，可是并没有在我的头脑里留下任何影响。现在，我自己明白了这个道理。

由此推测，我可能长大了。

二〇〇三年

二〇〇三年夏天，我二十三岁。我的新书在南京举行首发式。八月的南京是名副其实的“火炉”，我坐在南京市新华书店的会议室里，享受着空调的清凉，面对一群记者侃侃而谈，不时逗得他们开怀大笑。

我们谈到了崇高的理想，谈到当下年轻人的逆反心理问题。

有位《扬子晚报》的记者不停地向我提问，临走的时候她跟我解释说：“你比我儿子大不了几岁，我想多了解你们的想法。”我摸着脸上的青春痘说：“多谢阿姨的信任！回家跟你儿子多谈谈，也许他比你想象的更成熟一些。”阿姨和葛地望着我，仿佛望着他亲爱的儿子，我妈见了一定会嫉妒。

新闻发布会以后，我和大学同学唐韵游历了国民党总统府。我们像两个捣蛋大王，溜到蒋介石的会议室里大肆抚摸桌椅板凳，大肆拍照（这里是禁拍的）。更让我们感兴趣的，是里面那些太平天国的兵器，形状像农村里撸草的杈子，但比它们放大了至少两倍，足够把大象钉在墙上。我和唐韵乘管理员不注意，分别握住那东西拍了几张照。过后，我们又在火器陈列馆里发现一门袖珍土炮；长不过半米，我们骑到上面玩耍，像欺负一条可怜的小狗——天知道它杀过多少

人。

闹够以后，我们去夫子庙买东西。路边有很多人在卖宠物，其中一只球鞋大的八哥犬，性情十分暴戾，见谁咬谁，仿佛它具备大象的身材和老虎的牙齿。我看着实在可爱，想买，又没带现金，就跟阿姨开玩笑说，“能不能刷卡？”阿姨说，行啊，走啊。我一时惊得做不了决定，幸好被唐韵提着领子拖远了，“大哥，我们在创业，钱要省着花。”

从南京回到上海，气温达到了峰值，广大人民群众被热得神魂颠倒。我成天躲在出租房内，除了看电视就是洗澡。偶尔出一次街，望着热气蒸腾的高楼大厦，仿佛看到了海市蜃楼，我摇着头就想往回走。总之，恶劣的气候让我非常怀念家乡。三天后我毅然决然地买了张打折机票，飞回云南去了。

妈妈和爸爸兴冲冲地跑来昆明机场接我。他们知道了我考上研究生的消息，也知道我出了一本书，写大学校园生活，销路不错。我是让他们骄傲的儿子，从他们的脸上我可以看见明明白白的喜悦。妈妈试探着问，这次可以住几天？我说，后天就得走。妈妈的笑容烟消云散了，接着就怒斥我的野蛮行径，说我把人民币当草纸，只有两天还回来干啥？

我委屈地说，来回的路费，也够买个大件了，这不想看看你们吗？

他们露出了微笑。

他们的微笑是我所熟悉的。我熟悉的东西还有很多，但是有很大一部分在我长大的过程中逐渐丢失了。我曾经为此心痛不已，夜不能寐。

我的大学生涯

生活中我很少跟人谈到从前，怕别人误会我有妄想症，要不就是《古惑仔》看多了。

大二那年暑假，我网恋失败，自尊心受损，就与同学海山彻夜攀谈。为了证明我也不是吃素的，我有选择、分章节地跟他吹了点当年的事。海山听得兴味盎然：“太牛了，真是太牛了！”天快亮的时候，这家伙终于把后半句吐出来：

“牛啊牛啊！师弟编起故事来如行云流水，我们剧社缺个本子……”第二天起床，我憋着一口怒气去见网友了。

这件事说明：说半截话和便秘对人的伤害是一样的。

我曾有过忘却的打算。刚上大学的时候，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——立志做个绝世好人。我于是从图书馆借来四本书：《佛学概论》《伊斯兰教起源》《圣经》《世界美德五千年》，看完后我骑着单车来到海边，采天地之灵气，仰日月之光华，飘飘乎险些成仙。往后的几年里，我做了些雷锋叔叔经常做的事，过着和尚一般清淡的日子。我自诩为金盆洗脚。

二〇〇三年，直到二〇〇三年，一个平淡无奇的年份，我却有了新的认识：“忘记”只是个生理过程，与人的主观意愿无关。

一九九四年

1

人民币五元，在一九九四年的时候，非常好使。比如，一碗甜凉粉只卖五毛钱，一张电影票售价一元，两个游戏牌也才一元——正常情况下，有这三样消费，就可以欢度一个周末了。也就是说，我的完美周末，价值不过二元五毛。

我在一九九四年的时候，只有十四岁，武功还欠些火候。究其原因，非本人练武不勤，主要是我太矮了。想想看，一米五〇的身材，手短得像个可乐瓶子，拳头还没碰到对方的脸，就被人家用大手掌按住头顶，轻轻一转，跟个陀螺似的，转飞了。

2

所以，一九九四年的时候，让我揣着五块钱走进游戏室，好比一辆没有武装的运钞车驶进了盗匪横行之地，被抢是情

理之中的。

抢我的人叫张海波。按道理我不该记住他，他的名字那么普通，横看竖看都不足以让中国人记一辈子，但我在这件事上比较不妥协，一口气怀念了他十几年。

那天我正在游戏室玩“超级玛丽”，有人拿脚踢我的屁股，我百忙中回头，那人恶狠狠地问，有钱没有？我一眼认出是远近闻名的敲诈专业户张海波，就扯了个谎，说，没了。

“没了？”张海波双手叉腰，一脸狐疑地望着我。

“是的，没了。”我重复一遍。

读过小学的人都知道，“没了”和“没有”，要从字面理解，都能表达“缺乏某某”的意思，但在语气上，“没了”更委婉一些，表示“兄弟你来晚了，刚才还有”。

张海波不相信自己来晚了，伸手往我口袋里摸。我毫不犹豫地挡开他的蹄子，像挡开山路上的半截枯树枝，动作干脆又利落。其实，有句话我早想说了，张海波也不过一把少儿身材，凭什么吆五喝六的？大不了过两招，谁输谁赢还是个未知数。

“你皮痒吗？”张海波非常不爽，抖抖索索地把前肢伸过来，还想摸，让人感觉他不像个强盗，倒像个色魔。我抬起手来，又准备挡，忽然被一只大手按住头顶，“放老实点儿！”

我抬头张望，首先看见的是一个高大人物的腋下，其次

是一张凹凸不平的脸庞，像被陨石雨扫过几次。

我真的那么矮吗？非按脑袋不可吗？好端端的肩膀为什么不按？一股无名业火烧遍我一米五〇的全身。我出离愤怒，颤抖着把手伸进外套，四处摸索着……

大个子怕了，缓缓地把手放下。张海波也屏住呼吸，呆呆地望着我。几秒钟后，二人眼放精光……

“这就对了嘛，”张海波接过我手里皱巴巴的五块钱，“以后有什么麻烦，尽管找我，这一带我说了算。”

“好的。”我小声回答。只是后半截话我咽到了肚子里：等我的身高突破一米六五，一定回来找你！

3

两个完美的周末就这样送给了张海波。

我百般沮丧地站在街口，盯着刺眼的太阳，恨不得就地长个十几公分，回去虐待那两个混蛋。然而，十分钟以后，我哼着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回家了。

也许小孩儿的诚心往往能感动上帝，后来的几年中，我长得比竹子还快，战斗力也相应增长，可惜我再没遇上张海波，听说他被社会淘汰了。

这是我生命中最初的遗憾。它对我的影响是不小的。

何瑞东

1

珊珊所在的班级有个留级生，叫何瑞东。

那家伙笑起来嘴角咧到耳根，走路手还会拍屁股，看见漂亮女生自己经常撞到电线杆上……关于他的德行，我不能多讲，因为他是留级生，讲多了显得我不尊敬前辈。但是，如果前辈不尊敬我，我也会还以颜色。

我和何瑞东的战斗发生在课间操结束以后，同学们疯狂地涌向教学楼，致使交通异常拥堵。我一个人低头走着，脑子里净是馒头——上课的时候几次想把它干掉，都被秦老师的眼神阻止了。

接近楼门口的时候，人群的推进速度明显慢下来——那门太小，像给鸽子用的。我混杂在千百万殿后的队伍中，看前面的人挨个儿挤进楼去，感觉像无数白细胞试图进入一根发育不良的毛细血管，鼻涕都挤出来了。我抬头望望天，心想馒头会走路就好了，可以跳楼来找我，我张开血盆大口在这儿等着……正想得离谱，我的身体飞了出去，初速极快，

如果来双翅膀，腾空是没问题的，可惜我是灵长目，所以我幸福地扑在前方女生的后背上，而且，为了稳住重心，还在女生肩上尴尬地扶了一把，险些把女生一块儿放倒。

女生诧异地回过头来……

俗话说，伊人回眸一笑，倾国倾城，此间单看那惊鸿一瞥，我竟也七窍流血，手足生烟——入学一年多了，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惊心动魄的时刻。那双明亮的大眼睛，就这么直勾勾地望着我。

这就是我和珊珊初次面对面的情形，居然是在如此尴尬的情形下，让我感到很没面子。

2

珊珊盯了我创纪录的一段时间，发现我越来越矮，才勉为其难地问候我：“同学，你还好吗？”

“还好，还好，呵呵呵呵，我……”我甩甩手。

“哈哈哈哈——”正当我盘算着怎样给珊珊道歉的时候，一阵邪恶的笑声从身后传来。我们循声望去，上文提到的那个何瑞东正在同伙们的簇拥下，腆着肚皮大笑不止。

我问：“刚才是你推我撞人吗？”

“是啊。两位感觉怎么样？”何瑞东满不在乎。

“一般般。”珊珊干瞪着他，像瞪着一堆不慎踩中的牛

屎。

我看了看愤怒的珊珊，又望向牛高马大的何瑞东——后面这一眼，主要做技战术分析：先目测他的体格，包括身高、臂围、胸围等等，再计算他的耐力和柔韧性，智商就免了，看看他那只冲天鼻心中已有准数，最后清点何瑞东的同伙人数。当我确定那帮小子们以起哄的居多时，才毅然走上前去，提起何瑞东的领子，问他这样做什么意思？

这家伙没把我当回事儿，竟嬉皮笑脸对他身边的观众讲：“他问我什么意思。”

观众们赔笑，非常专业。

“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我回头看了珊珊一眼，挺了挺腰板，大声地质问他。

何瑞东把脸一横，龇牙咧嘴地说：“好玩——我就是这个意思，不服吗？小子。不服到厕所里单挑。”

我的妈！单挑的地点我听得多了，唯独在厕所里还是头一次——假使谁没站稳，掉进粪坑怎么办？就算站稳了，咱们在里面打打闹闹的，别人大便怎么办？

“你说什么？”我装作耳聋，请求何瑞东再来一遍。其实我的潜台词就算是大树也听明白了：老兄你能不能换个文明点儿的地方？卫生一点的也行。

“你不服就去厕所里单挑。”何瑞东前世一定是只屎壳郎，对厕所情有独钟。

“不要这样。”我对去厕所里运动还是带着点顾虑。

“就是要这样。”何瑞东以为“去厕所里单挑”唬住我了。诚然，他有这种想法情有可原。按照中学生的心理习惯，并不是谁都敢和留级生单挑——这些人多吃了一年的大米饭，认识的高年级同学也多；其次，厕所这种地方是新陈代谢的终端，如果你想在里面运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那就大错特错了，吸进去的全是沼气，对身心健康极为不利。

“一定去厕所吗？”

“你不敢？”

“我没玩儿过，不过，可以试试。”我没辙了。

这样一来，何瑞东却傻了，吐着舌头，左右看他的观众。

观众们倒是手舞足蹈，一脸的兴奋，估计头一次碰上这么刺激的场面。

“哪一个？”我大声地质问何瑞东。

“老大，去教学楼后面那个吧，那个大一点儿，尿池和便坑是分开的。”说话的是何瑞东身后的一名小子，口气跟介绍他家似的。

何瑞东站在大路中央，沉默以对。

3

我和何瑞东相约去教学楼背后的厕所里单挑。

动身的时候，我发现，珊珊已经悄悄离开了。

前往厕所的路上，何瑞东碰见熟人就指着人大声宣传：“那小子想和我去厕所单挑。”“他约我上厕所。”“走走走，厕所。”……这种丢人的事他也好意思讲？真想往他嘴里塞只袜子，让他安静地走进厕所。然而，单挑正式开始之前，任何触及对方身体的动作都是犯规的。我只能走到大路边上，假装不认识他。若有朋友听到宣传向我看过来，我就尴尬地对他们笑笑，表示何瑞东并非危言耸听。

走进厕所之前，我想申明几点：其一，我不是动辄跟同学翻脸的那种人；其二，珊珊的出现是否对我的冲动起了促进作用，我不敢确定，也不敢否定；其三，何瑞东看起来虎背熊腰，这次能否打赢，我心里没底。

一伙人谈笑风生地挤进厕所，随行的除了何瑞东的死党，还有几个凑热闹的同学。厕所里有三五个大便者，起初都安逸地蹲在便坑上，望着鱼贯而入的人流，表情逐渐变得紧张——黄连素缺货怎么着？

走到尽头的时候，何瑞东停住了，转身望着我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。突然，他把左手举过头顶，四指撮起，留出食指，直逼我的脑门——十足的公螳螂向母螳螂求爱。我心头惴惴不安：兄弟，好歹一个省重点，美女俯首皆是……

还好，何瑞东不向我表示什么，只是指点一下我的脑门而已，然后就开始演说：“你小子不得了啊，敢跟我单挑？

信不信，我一个反手就把你放倒在地？你想早死也别这样，你以为我跟你说着玩吗？”

我相信何瑞东是真诚的。不过，我还不打算出手，因为我的愤怒值还没累积到六十。我低头站着，冷静地思考着现实：原本，不出交通意外的话，我可以平安地走向教室，把抽屉里的半块馒头啃完，再趴在课桌上睡一会儿，一切听起来多么的惬意。然而，此刻我身陷茅厕，周围是大便和小便，面前还有个何瑞东——统统都非我所愿。我必须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回到温馨的教室。

何瑞东看我不说话，勇气倍增，骂得愈发肆无忌惮（每骂一句我都帮他累积着分数），当他不慎引用到我的长辈时，我抬手给了他一记耳光。

何瑞东惊呆了。

怕他不明白形势，我又朝他肚子上踹了一脚。

何瑞东苏醒过来，开始反击，一把车轮拳舞得风生水起，大有不把我捶扁不做男人的趋势。我频频后退，左突右闪，忽有一拳躲闪不力，被他击中面门。我随即紧闭双眼，等着自己栽倒，再被高筒皮鞋踩踏。奇怪的是，闭眼以后，我既没躺倒，也没感到剧烈的疼痛，只是惯性地向后退了几步。如果这家伙没点我的穴，那就意味着，这位壮汉不擅武打！记得小时候奶奶说过：“龙马山虽大，但是捡不到柴火！”大概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